

主日講道：只要...

在四旬齋的第二個主日，神父麥克宣講福音，朗讀馬可福音 9:2-10。他分享了一位名叫布里特·菲斯克 (Britt Fisk) 的母親的智慧和故事，同時繼續深入研究神父 沃爾特·西澤克的故事。

願主與你同在。

根據馬可福音 9:2-10 所朗讀的神聖福音。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
並帶領他們獨自上了一座高山。
祂在他們面前變了
形象，
祂的衣服變得耀眼潔白，
例如地球上沒有漂洗者可以漂白它們。
然後以利亞和摩西向他們顯現，
他們正在與耶穌交談。
彼得回答耶穌說：
「拉比，我們在這裡真好！
讓我們製作三個帳篷：
一張給你，一張給摩西，一張給以利亞。」
他幾乎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們太害怕了。
這時，一片雲彩降臨，將他們籠罩住。
雲中傳來一個聲音，
“這是我心愛的兒子。聽從祂。”
突然，他們環顧四周，再也沒有看到任何人。
但只有耶穌和他們在一起。

當他們從山上下來時，
祂囑咐他們不要將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人，
除非人子從死裡復活。
所以他們把這件事保守秘密，
心中疑惑著從死裡復活意味著什麼。

以上是上主的福音。

所以，不久前，我遇到了這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是.....實際上，她的名字是布里特·菲斯克。而且，她是一位妻子和一位母親。實際上是八個孩子的媽媽。而且，在那種情況下，你立刻就會有這樣的印象：好吧，這是一個特別的人。顯然，她很友善，而且很快樂.....但同時又非常嚴肅，並且有力量.....說得很好。但她.....給我的印像是她對主有著深深的信任。但是.....一個.....經歷了很多事情的人，事實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正在經歷很多事情的人。是的，當我見到她時，我不知道她經歷了什麼。我不知道她正在經歷什麼。我稍後會回過頭來討論這一點。

你知道，上週我們開始了四旬齋，上週我們開始了這個名為「祂領導我」的新系列。我們不但跟隨主在祂的受難中走向祂的受難、死亡和復活，也跟隨祂的神父 沃爾特·西澤克 (Walter Cizek)，這位美國神父，是一名傳教士。他去了波蘭，去了俄羅斯，被指控為梵蒂岡間諜，被捕，被單獨監禁五年，在古拉格監獄待了15年以上。他在西伯利亞擔任神父，有點[國際秘密活動地].....秘密地回到美國並講

述了他的故事。太棒了。再說一遍，我們這樣做的全部目的是因為我們想看看神能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做什麼。神如何能將一個平凡人變成聖人。

上週我們討論了期望以及期望如何成為快樂的殺手，對嗎？期望是和平的小偷。他們剝奪了我們神的同在。當期望與現實發生衝突時，我們有兩種選擇之一。我們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逃避現實。這就是期望。

我整個星期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心想，‘好吧，我知道期望不是最好的事情，但它們仍然是，它們仍然是美好的。’我的意思是，對吧？即使像基本的期望一樣，它們只是幫助我們感到舒適。他們給我們一個慣例。它們讓我們感覺我們可以計劃事情。老實說，我的意思是，能夠期望明天會像昨天一樣很好.....因為當我有期望時，我會很舒服。如果我有計劃，我就會感到舒服。如果我有一個慣例，就我個人而言，我只是...我會感到舒服。因為那些計畫、那些舒適的期望、那些例行公事，它們給我們一種控制感.....這就是期望的好處。計劃是件好事。我覺得我能處理好事情。我覺得我可以解決問題。我覺得我能處理好事情。通常我們可以直到我們不能，對吧？我們堅持我們的慣例、我們的計劃和我們的期望。我們堅持自己的控制幻覺直到我們無法再控制任何事。然後.....我認為，缺乏控制揭示了我的處境。

我的意思是——當我們的計劃被打亂時，對吧，當我們的日常生活崩潰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處境。我們發現我們的「只要」。所以我的意思是在校園裡，你知道，我們和學生交談，他們會說，‘好吧，你知道，畢業後，只要我能在大學畢業後找到工作，我就可以了.....’或像，即使在學校，就像，“好吧，就像在課堂上一樣，只要我的課程進展順利，我就會祈禱.....”或者當涉及到人際關係時，就像，“不，只要我會忠誠”因為我發現那個重要的人”...或者甚至只是在關係中，比如，“我可以相信上帝，我知道只要復活節前有求婚，我就可以相信上帝”，就像那種情況，我的期望和我的例行公事、我的計劃.....它們揭示了我的狀況。

布里特——這位妻子和母親——她談到了這一點。正如我所提到的，她...布里特是八個孩子的母親；對生活開放。她是一位忠實的天主教婦女。她在家教育她的孩子。真心傳遞認識耶穌基督的信仰、愛和喜樂。她和她的丈夫經營一個牧場.....她說.....他們的牛和孩子在這個牧場上自由奔跑。然而她的故事的一部分是這樣的：當她和她的丈夫懷上第八個孩子時，布里特同意在子宮內進行基因檢測，因為- 她對她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做了.....但她有這個，她說，「我有我腦子裡的這個想法說，『只要我事先知道並能做好準備，我就可以撫養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這是第一種條件，對嗎？

事實證明，當小艾格尼絲·瑪麗·瑪德琳出生時，她患有一種稱為「腰椎綜合症」的疾病。醫生，當他們對艾格妮絲進行核磁共振檢查時，醫生說他從未見過更複雜的核磁共振檢查。艾格妮絲不僅有這些潰瘍，還有這種皮膚狀況，而且持續疼痛.....布里特描述說，引起疼痛的是一種叫做「混亂脂肪瘤」的東西，這是一種包裹著艾格尼絲脊髓的脂肪組織，就像一個新生。她總是感到痛苦，不斷地哭泣。他們正在研究的手術是將脂肪瘤與艾格尼絲的脊髓分離。所以風險超級大。超複雜。並不是每個醫生都會考慮這樣做。

事情就是這樣。所有這些痛苦，這個新生嬰兒。同時，在艾格妮絲出生前幾個月，布里特發現她的胸部有一個腫塊。當她去檢查時，她看到了這個.....她的祈禱是，你知道，耶穌來到世上以各種可以想像的方式經歷人類的弱點。但他不必在沒有媽媽的情況下生活。

而她的第二個條件是這樣的。她說：“我可以應對，我可以應對這個，我可以應對這種癌症.....只要我的孩子不必在沒有媽媽的情況下長大。”

結果發現這是乳癌，而且具有侵襲性。布里特說，她總是玩這個遊戲，這個條件遊戲，基本上，她會說，「好吧，我可以處理這個特殊的困難情況，無論是什麼，只要其他事情不發生。不會發生的。”所以她說：“只要是早期乳癌，我就能應付。” 嗯，事實證明.....它已經擴散到了她的淋巴結。“好吧，好

吧，我可以接受治療。只要持續一年，我就可以接受治療。”當我見到她時，她已經有兩年半了。她說：“好吧，我可以處理艾格尼絲被拴住的脊髓，只要能在她出現症狀之前將其拴住即可”，卻發現艾格尼絲可能永遠都不會走路。當談到她的化療時，她說：“好吧，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處理化療，我可以處理這種藥物，只要不是他們所謂的‘紅魔鬼化療’。”現在，紅魔鬼化療的顏色是紅色的。顯然，布里特描述了這一點，她說，“你看著他們通過靜脈注射進行化療，因為他們必須快速推動。然後你必須吮吸冰塊，希望你的嘴和食道不會出現潰瘍。”但這正是她必須做的。但有這個條件吧？“只要這樣我就可以處理。”

她多次說過，“我無法處理的事情就是發生的事情。”她說：“這是因為上帝知道我無法處理它們.....但他可以。”她說：“我必須停止試圖處理它。我必須停止試圖控制它。我必須停止試圖進入我的意志，以便他的意志得以實現。”事情是這樣的，隨著故事的不斷展開，他們不斷在她身上發現更多的癌症。所以他們會接受更多輪的化療、更多的手術、更多的放射治療。與此同時，她正在經歷這一切，同時，她四個月大的艾格尼絲正在接受那些伴隨著所有這些併發症的束縛手術.....艾格尼絲很難康復。他們發現她患有脊柱裂。她很痛苦。布里特很痛苦。更多的干擾和更多的情況被揭露。尤其是這個重大的啟示——這就是這一切.....布里特說她發現了這個啟示，這個關於她自己內心的啟示。她說：“我從來都不需要上帝。”她說：“我知道他一直在那裡，我從不懷疑他對我的愛。我只是不相信他。”.....那部分...那部分就是一切。

因為我們的計劃被打亂了。我們的期望和日常生活都會被打斷。他們揭示了我們的狀況。它們基本上揭示了我們所信任的內容。我信任我的計劃嗎？我是否信任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是否相信自己的期望？還是我信賴上帝？

所以，回到「他帶領我」。神父 沃爾特·西澤克，他經歷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但過程完全相同。如果你讀過這本書，你就會知道，當他在波蘭時，記住，他不能直接進入俄羅斯；他不能直接進入俄羅斯。他必須去波蘭。他在這個叫阿爾貝廷的小鎮.....雖然他在那裡——他只在那裡待了一年——但他已經養成了習慣。他有一個計劃。他有一些控制感。但當紅軍入侵時，對吧，當俄國人入侵時，他才出家兩年。他才和那群人在一起一年。他說他對正常人在正常時期的行為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危機之中，他寫下了這篇文章。他說：「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他們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家庭爭吵、疾病或失去親人。他們現在想要的建議不是每個教區的事情以及每個牧師都學到的事情。突然之間，我們整個人都崩潰了。」世界，他們的和我的，都變了。」

他說：「無法形容此時此刻你的感受。不知怎的，在一瞬間，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不再一樣了。明天將永遠不會再像昨天一樣。」

這又是我們所期望的，對吧？我知道昨天會是什麼樣子，因為我.....或者，我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子，因為我知道昨天會是什麼樣子。就在這中間，它揭示了神父。沃爾特對控制的渴望並揭示了神父。沃爾特的條件。他會說，「好吧，只要人們繼續參加彌撒，我就可以服務」.....但很快就發現，在共產主義的壓迫下，很少有人——只有老年人——來參加彌撒。

“好吧，好吧，只要我能服役，我就留在這裡。”但後來他發現自己無法服事。他會說：“好吧，只要我還能做彌撒，我就沒事了。”但當他進入俄羅斯時，他被指控為梵蒂岡間諜，被捕，被單獨監禁，他沒有...五年來，他沒有辦法慶祝彌撒。再一次，「只要我能在聖體聖事中接近主，我就沒事了。」但五年來.....他一直否認這一點。

“好吧，只要我保證事情會成功，只要我知道，這最終會有回報。”這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最.....這是我們每個人面臨的條件.....我想這就是我們.....我們所有人堅持到最後的條件。它是：“我可以做上帝呼召我做的事.....只要我明白。”就像，“我會做，我能做，只要我知道為什麼，我就可以對上帝呼召我做的任何事情說‘是’。”

瞧，就像布里特神父一樣。沃特知道，他知道上帝就在身邊，上帝仍然愛他。他只是想要更多。在他願意信任之前，他希望能夠理解。這是非常關鍵的。在他願意信任之前，他希望能夠理解。事實上，他寫過這件事。他說：“對於那些遭受巨大損失或面臨家庭悲劇並問自己同樣問題的人來說，這不再是一場信仰危機。”他說：“這更像是一場理解危機。”

他接著說，“沒有人需要羞於承認他被這個問題、那個危機所感動。”再說一遍，這不是信仰危機。這是一場理解危機。但這又是我們許多人要努力應付的最後一個條件。事實上，這正是以色列人民經常面臨的困境。他們會呼喊說：“好吧，上帝，我們正在經歷這種痛苦，經歷這種苦難，主啊，要等多久？就像，為什麼你的僕人受苦，而你卻看不到.....？”他們只是想知道。“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中的許多人，當這些慣例被剝奪時，那些計劃被剝奪，那些期望被破滅.....“我只是，我只是想了解。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再說一次，“只要我能理解，我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問題是，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也是一個條件？“上帝啊，只要我能理解，我就會對你說‘是’。”

理解就是堅持控制。它試圖留在駕駛座上。它試圖保持主導地位。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你在舊約中註意到這一點嗎？事實上，這是今天的一讀。我喜歡神呼召人們的故事，就像整本聖經一樣，因為現實是神在呼召你，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呼召我去做某事。

但今天，有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呼召。做什麼？好吧，去山上獻以撒。現在，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有一個側面，我認為理解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很重要——艾薩克此時並不是一個孩子。就像在這個故事中一樣，在歷史的這個時期，艾薩克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他已經30多歲了。他的年齡與耶穌公開傳道時的年齡大致相同，與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的年齡相同。所以這不是一個瘋狂的老亞伯拉罕犧牲他的孩子以撒的情況。這是一對父子，都是成年人，都互相配合，因為他們都被要求做這件事。他們被要求提供兒子。你知道他們不做什麼嗎？他們不問為什麼。

我注意到聖經中幾乎每個被呼召的人都有這一點。你有摩西。神說：“摩西，去見法老吧。”他沒有問“為什麼？”你有大衛。大衛被膏立為王。他沒有說：“上帝，請先幫助我理解這一點。”你有吉迪恩。基甸被召喚帶領以色列人對抗非利士人。他沒有說“為什麼？”以斯帖被召去代表她的人民到國王面前為他們求情。她沒有問“為什麼？”當聖母瑪利亞加百列來到她身邊時，她問了一個澄清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為什麼？”

你知道，當耶穌進入使徒的生活時，他說：“來跟從我”，他們不會說：“為什麼？”他們沒有人問“為什麼？”他們沒有人說：“主啊，只要我知道原因，我就會做你所要求的。只要我明白你在做什麼，我就會相信你。”

現在，請記住，記住這一點 - 這對我們理解非常重要 - 問為什麼是正常的。就像，問為什麼是很自然的。問為什麼是人。事實上，約翰保羅二世，你知道，在幾個教宗之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實際上註意到所有生物都在受苦。或者抱歉，他說，“眾生都會經歷痛苦，但只有人類會受苦。”他的意思是，你知道，狗、貓和其他所有動物都知道疼痛。但人類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能夠經歷痛苦的生物，在痛苦之中，抬起頭來說：“為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這種痛苦是一種獨特的痛苦。這是人類特有的痛苦。再說一次，問為什麼不僅是正常的，而且實際上是好的。因為這是我們身為人類的一種鍛鍊。

問為什麼很正常。但需要知道為什麼.....只是另一種試圖堅持控制.....需要知道為什麼只是避免信任的另一種方式。這是避免投降的另一種方法。可以說，“只要我知道原因，我就會說‘是’。只要我明白，我就會輕易說‘是’。”但瘋狂的是：如果我在信任之前需要先了解，那麼信任就不是信任了。

我再說一次：如果我在信任之前需要先了解，那麼信任就不是信任。顯然這很困難.....但我想說的是——在接受現實的呼籲中，我們可以問兩個問題之一。再次，在那個呼召中，神走進我們的生活並

說：“好吧，你會接受這個，還是要避免它？”我們可以問兩個問題之一。一是：“為什麼...？”“上帝，請告訴我為什麼。幫助我理解為什麼。”另一個問題是：“誰在問？”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在你的生活中或其他什麼地方，遇到了一個請求。一開始你會想，你會反駁這一點，比如，“不！我永遠不會做那種事！”有人說：“哦！某某想要那個。”就像，“哦，完全！我完全會做這種事！”

也許...我一直在想的例子是，也許你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有一位教練...你有一位你不信任的教練。我想，我一生中曾有過幾次遇到我不信任的教練的經驗。因此，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好吧，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此，即使他們問的正是我想做的，也沒關係。“你必須向我證明每一個決定的合理性。”一個你不信任的教練，一個你不信任的人，你知道，你必須向我證明你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合理的。為什麼？因為在我同意做你要求我做的事情之前我需要先明白。現在，將其與您信任的教練進行對比。很多年前，就像很久以前一樣，這幾乎是另一輩子了，我曾經做過很多耐力的事情。有一年，實際上是兩年，我參加了名為「泰勒馬克 24 小時耐力賽」的比賽。所以這是一場24小時的越野滑雪比賽。

是的，早上 10 點開始，隔天早上 10 點結束。你就滑雪 24 小時。所以當我訓練自己的時候，我覺得我永遠完成不了。我是，我覺得我永遠不會，無論我做什麼，都永遠不夠，對吧？所以我會出去滑雪大約六個小時，然後我就會完成滑雪，我的意思是，老實說，去滑雪六個小時，然後我就會完成，然後我會說，『哇，那是比賽的四分之一。我根本無法為此做好準備.....直到我向姐姐尋求幫助。所以我姐姐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運動員，也是一位偉大的教練。她擁有學位，實際上，擁有運動生理學學位。她在芬蘭奧林匹克訓練中心與越野滑雪運動員一起工作。她是一名私人教練，就像她知道所有...她知道訓練技巧，對，她知道訓練策略。她說：“嘿！我給你制定一個計劃。”她把這一切都寫出來了。她說：“如果你遵循這個計劃，到比賽當天，你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信任她。於是我看了計劃，就照她說的做了。如果有一天她對我說：“努力吧”，我就會努力地努力。如果有一天她會說，‘好吧，我想讓你滑雪六個小時；’然後休息4小時；然後再滑雪四個小時’，我會這麼做。如果她說，“今天是休息日”，我會很樂意在那天絕對休息，為什麼？因為我信任她.....她不需要向我證明自己的合理性。她不必告訴我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是誰。

她不必告訴我為什麼要我這樣做，因為我知道是誰在問。也就是說，這就是今天二讀的核心內容。聖保羅在寫給基督徒的信中說：「如果上帝支持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上帝既不愛護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他，他怎麼會不把其他一切都賜給我們呢？和他一起？」基本上，聖保羅是在說上帝是良善的。他有多好？他是如此的善良.....即使是在你的痛苦之中，他也經歷了更多。即使是在你的痛苦之中。他的經歷更多了。即使在人生最大的考驗中，天父上帝也沒有阻止祂的獨生子經驗.....被生命壓垮的經驗。所以你可以相信他。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在福音中，當主神、天父對聖子說話時，他說：“這是我心愛的兒子。聽他說。”他沒有說——我認為這很重要——他沒有說，“如果你明白他在問你什麼，就聽他說。”他只是說：“聽他的。”這意味著你可以信任他。這就是神呼召我們每個人去做的事。如果我知道為什麼，我永遠不會知道信任。我將始終堅持我的期望、我的慣例和我的計劃。我會一直堅持控制。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如果你和我知道是誰，我們就可以開始體驗快樂、平安和自由，即使是在考驗和不理解中。

這是最後一件事.....有問題很正常。請記住這一點。別忘了這一點。問題很好。但如果我知道為什麼，如果我知道在願意搬家之前明白，總會有另一個問題.....我的意思是，想像一下.....你有一個大問題要問上帝。“天哪，為什麼會這樣？”他出現了，他回答了你的問題。偉大的！好吧，明天你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天哪，為什麼會這樣？！”如果他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就會給你另一個答案，那很好.....但是有無數的原因。只有一個誰。如果我知道是誰，那麼我就可以說“是”，而無需理解為什麼。如果我知道是誰，我就會意識到我不能相信我的計劃；我不能相信我的日常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期望；我不能假設明天會像昨天一樣.....但我知道上帝會在那裡。

這就是神父所說的。西澤克說道。在他的痛苦和困惑中，神父 西澤克寫下這些話。他得出這個結論。他說：“我們會生存下去，儘管我們周圍的世界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會繼續今天、明天和後天，收拾殘局，每天都在努力實現我們永恆的命運和救贖。”

他說：「會有一個明天，我們必須生活在其中。上帝也會在那裡。教會會生存下去，也許不完全像我們在傳教時所知道的那樣，因為信仰會在人們中間生存下來。」在在這一切表面上的劇變和災難中，我們只需要特別關心一件事：忠於神，在一切事情上仰望他，對他的愛和他的愛充滿信心。堅持不懈地努力了解他的旨意，並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天都遵行他的旨意。”

這就是他發現的。這些計劃崩潰了，這些慣例被取消了，控制權被取消了。沒有條件。我知道是誰。布里特是這樣說的。她得到了最後的發言權.....布里特說，「在所有這些手術之後，在所有這些藥物治療之後，所有這些.....混亂.....」她說，「艾格尼絲的生活將是一場持續的觀望遊戲。”但她正在等待。她說她在失控中發現了美。她透過選擇日復一日地把它交給他來做到這一點。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一分鐘一分鐘。她說：“失去控制並不意味著在你的生活沒有你的情況下袖手旁觀。它意味著將你的意志降服於他。並在祈禱中，時時刻刻採取下一步正確的步驟。”就是相信他.....就是知道會有明天。我們將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神也會在那裡。它正在採取正確的...下一步正確的步驟。並不是因為我們一定知道原因。但因為我們知道是誰。